

藏獒

倪正 著

野马

藏獒是
雪雨，
敞开着
一个了
疲

中国古事出版社

藏獒

倪正 著

作者：倪正
责任编辑：舒冉

摄影：倪正

设计制作：王序设计有限公司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CHINA YOUTH PRESS





“藏狗”
了解到“藏狗”
正是藏獒庞大的种群做
基础，毅然决定：抽
了一个决定：藏獒。哪
去一看，看就是十年。
知道这一看就是十年。

缘起

十年抑或二十年的藏獒情结



第一次听到藏獒是在1992年的春节过后。一个台湾客商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一种叫“藏獒”的狗，并称藏獒被誉为第二国宝，身价不菲，是世界名犬，是犬类中最凶猛剽悍的……听着听着，大脑中勾勒出一个我认为从没有见过的藏獒形象，总觉得这未曾谋面的大狗是孔武有力而缺乏灵性的兽类。不管怎样，这足以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，我开始留意起这种身价不菲的世界名犬了。

这之后不久，在一本世界知名的刊物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“藏獒”。这次还知道了它的英文名叫“Tibetan Mastiff”，压题照片是一条半人高的黄色大狗与它外国主人的合影，在我当时看来，这条黄色巨犬更像是一只狮子，十分威猛壮硕，憨态可掬的神情颇为引人喜爱。文章就是这个外国人写的，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中，除了提到与台湾朋友所述相同的内容以外，更多的是讲述了藏獒在英国改良后的成果，并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——“现代藏獒”，以区别于原始的、产自中国西部古老的藏

獒，最后还特别强调：该犬种已在它的东方本土灭绝了……看后，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为什么很多好的东西我们自己并不珍惜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文中仅有的这幅配图上看，这种被称为“Tibetan Mastiff”的大狗，与我儿时熟悉的一种来自牧区俗称“藏狗”的大狗极为相似，当时我从内心希望它们就是同一品种。昔日印象中那个看似憨笨的家伙，如今却成了世界级的宠物明星，真有些“为国争光”的意思。我立刻给儿时的好友李东民拨通了电话，忆起我们与藏狗结过的缘，询问他关于“藏狗”的近况。李东民肯定的回答“有，但好的少了”多少带给我少许安慰，放下电话也轻松了许多……

当日后了解到“藏狗”正是藏獒宠大的种群基础时，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决定：一定抽空去看看，看看藏獒。哪知道这一看就是十年。



那是刚念四年级的时候。在往返学校每每经过的路上有一户人家，突然间养了一条大狗，与我们自家的看门狗相比，那简直就是庞然大物。听大人讲，那是来自牧区的“藏狗”，并比划着说它如何本事、如何了得。大人们出神入化般的述说不久便得到了证实。那户人家的牲口坊里养了很多骡子，不知是粗牲口替人拉车干活的，还是牲口贩子，总之，养这只大狗肯定是为了防盗，在那个时候，偷牲口的事是时有发生。据说自养那狗之后，只要是陌生的人甚至动物，都别想轻易进那家的门，就是大白天与骡子相差不多的驴子进了去，都被它咬断了前腿，何况是半夜的贼。

听起来它是够“傻”的，但不知是觉得它尽职尽责抑或是傻得可爱，我们这群孩子对它是既喜欢又害怕。从没有，也不敢真正走近前去面对面地看它一眼，只是偶尔扒着门缝一睹它的风采，再比比自家相形见绌的看门狗，对邻家拥有如此威猛的“大狗”嫉妒不已。每当我们路过它家时，它便在自家院内狂吠并跳跃着，看着那个因每一次跃起而露出

墙头晃动着的脑袋，那凶狠狂躁的样子，使我们每个孩子都在担心总有那么一天它会跳出来“吃掉我们”！

后来我们不敢再走那条老路，而是绕道水沟的对岸。每次放学后隔着这条并不宽的水沟，在这我们以为绝对安全的地方，肆无忌惮地朝它扔着石子儿，按它跃起的频率，打它露出墙头的大脑袋，而它却根本不理睬偶尔打中它的石子。一次次固执地跳跃着，对我们来说打中打不中都无关紧要，只希望这样能更激起它的愤怒，使它足以跃过围墙跳出来，却又奈何不了我们，而它却从未能如我们所愿，一群顽皮的学童只是听着它逐渐远去的狂吠声，一路欢声笑语地走向了各自的家门。一段时间里，这种恶作剧成了我们当时放学后的唯一乐趣，周而复始。除非它的主人跳出来对着我们像它一样地“狂吠”，我们便作鸟兽散地狂奔，同样的欢声笑语。

……

其实，我们每个孩子当时最渴望的就是触摸一下它那憨大的脑袋，梦想着有一天也能拥有一只像它一样威猛的大狗来陪伴自己，直到后来不断地有了新的梦想，才渐渐地将它淡忘了……

初识藏葵

(童年往事)儿时的藏葵情结



藏獒是顽强的，无论风霜雪雨，那永无遮拦的宽敞敞开之地便是它的居所，忍受着万般苦难，而无需一个屋顶，是生存环境造就了藏獒的毅力与秉性。

.....

藏獒印象

藏獒，精致与粗犷完美的结合



藏獒印象

藏獒是冷酷的，不论大小都无需人更多的关爱，如果它需要人们对它呵护与亲抚，也就不是真正的高原壮士了。

藏獒是剽悍的，那可播数里之遥、沉闷且声，足逃极以穿透在畜群垂涎的残野狼胆寒，使狡黠凶群的残狼群望“羊”兴叹！

藏獒是勇敢的，不畏惧

任何暴力，在危难发生时，会与主人并肩战斗，驱逐入侵者，即使牺牲，也决不退缩。

藏獒是深沉的，不懂得在表面上讨得主人的欢心，但与主人厚积薄发的情感及对待事物与生俱来的执著，将伴随着藏獒的一生。

藏獒是自由的，丝毫不受锁链的羁绊，依然风一般无拘无束地飞驰在雪域高原……

希望借本书能传达我对一切美好事物发自内心的呐喊：别去糟蹋！

序言

通往寻访之路……

这本《藏獒》将引领读者进行一次切身的高原之旅，进入一个神奇的藏獒世界，去认识藏獒，保护并挽救藏獒。

早在1992年，国外某机构在一著名媒体上提出：藏獒，这个“世界上最古老的犬种”可能在它的东方本土已经消失。此时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还不知真正的藏獒为何物，但这次偶然的接触促使我一直用心关注着永远只属于高原的藏獒，也不曾想会因藏獒的魅力，让我感到肩负起一种保护的责任而难以自拔，并为此延续了十年的寻访之旅。

此后，每年的夏、冬二季，只要一有闲便会奔赴藏区，走访人家或拍些照片。夏季的足迹深入一些，冬季则在牧民的“冬窝子”走走。

起初，我发现藏獒并非如国外媒体所述那样“已经消失”，在某些地方依然生存着纯正的藏獒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但现状的确堪忧，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间，藏獒正在逐步趋向灭绝，如今即便是在原来的藏獒高产区，走遍方圆百里也难以再见到一只像样的藏獒。

藏獒是最古老的犬科动物之一，是犬类中的老大，它

的消失，其生物意义等同于虎的灭绝。保护藏獒，迫在眉睫！

凡是到过藏区的人，驱车行进在广阔无垠的高原草场，当偶尔见到一两只“藏獒”追咬着汽车的时候，不禁反问：何谓迫在眉睫！？其实这些所谓的“藏獒”与真正意义上的藏獒比较，相去已甚远。

2002年的春节，又一个暖冬。我再次来到了藏獒的家园，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最后一次实地调查，虽然来之前对藏獒的现状已早有思想准备，但目睹的现实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。为了不使藏獒本已千疮百孔的生存环境雪上加霜，书中的陈述尽量避开了其核心产区的地名。书中的部分文字最早形成于1995年冬，其中一些现在读起来已经与现实有了出入，本应修改，但我没有也不想这样做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感到环境保护这个话题的沉重。

希望借本书能传达我对一切美好事物发自内心的呐喊：别去糟蹋！

倪正

2002年12月于深圳

在横贯青藏高原的两条公路中，这是我寻访一条经过最多的一条路——国道214线，旧时被称为“唐蕃古道”，是贞观元年那条成吉思汗所走的首次进藏的道路，此路的前方便是孕育着黄河的巴颜喀拉山。



国道214线